



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HANZANGYUXI  
LIANGCI YANJIU

主 编 李锦芳  
副主编 胡素华

# 汉藏语系量词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主 编 李锦芳  
副主编 胡素华

# 汉藏语系量词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藏语系量词研究/李锦芳主编.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5.12

ISBN 7-81056-997-X

I. 汉… II. 李… III. 汉藏语系-数量词-研究-文集 IV. H4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3188 号

## 汉藏语系量词研究

---

主 编 李锦芳

责任编辑 包玉柱

封面设计 赵秀琴 马 钢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7

字 数 420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056-997-X/H·115

定 价 5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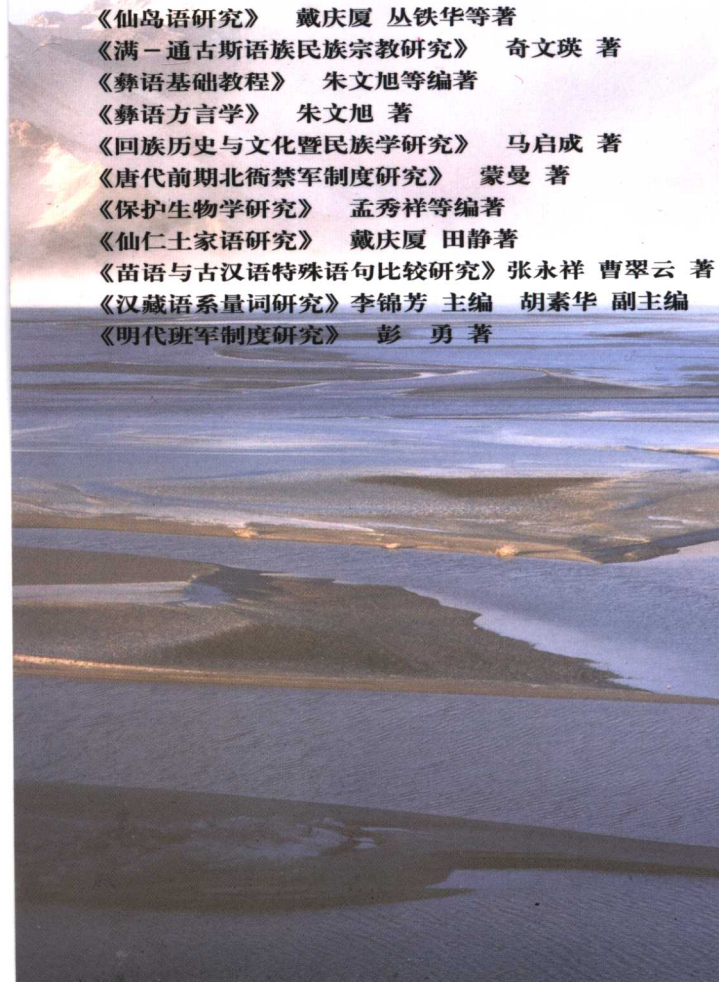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已出图书

- 
- 《发音语音学》 罗安源 著  
《语言人类学教程》 何俊芳 编著  
《中国边疆政治学》 吴楚克 著  
《明代大慈法王研究》 陈楠 著  
《突厥语族文献学》 张铁山 著  
《浑沌学与语言文化研究》 张公瑾 丁石庆 主编  
《布依语基础教程》 王伟 周国炎 编  
《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 耿世民 著  
《回顾与展望》 斯琴 编著  
《景颇语基础教程》 戴庆厦 岳相昆 著  
《仙岛语研究》 戴庆厦 丛铁华等著  
《满-通古斯语族民族宗教研究》 奇文瑛 著  
《彝语基础教程》 朱文旭等编著  
《彝语方言学》 朱文旭 著  
《回族历史与文化暨民族学研究》 马启成 著  
《唐代前期北衙禁军制度研究》 蒙曼 著  
《保护生物学研究》 孟秀祥等编著  
《仙仁土家语研究》 戴庆厦 田静著  
《苗语与古汉语特殊语句比较研究》 张永祥 曹翠云 著  
《汉藏语系量词研究》 李锦芳 主编 胡素华 副主编  
《明代班军制度研究》 彭 勇 著

中央民族大学“十五”“211工程”学术出版物编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陈理

副主任委员：郭卫平

委员：王锺翰 施正一 牟钟鉴 戴庆厦 杨圣敏 文日焕  
刘永佶 李魁正 朱雄全 宋才发 冯金朝 邓小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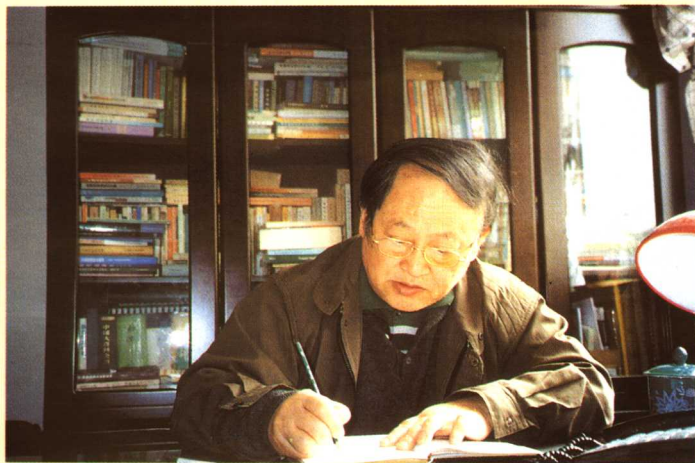




“首届汉藏语系专题（量词）研讨会暨庆祝戴庆厦先生从事民族语文教学研究五十周年座谈会”参加人员合影。



文日焕院长代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向戴庆厦教授表示祝贺。



戴庆厦教授近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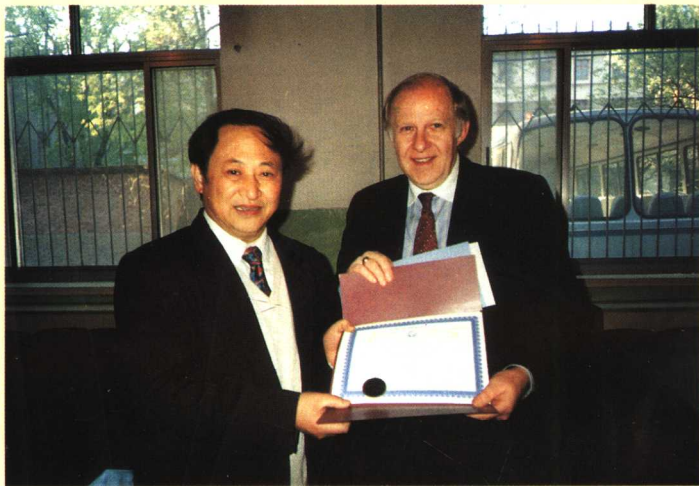
1994年戴庆厦与夫人徐悉艰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应邀在台湾清华大学讲学。



戴庆厦与美国著名汉藏语专家马提索夫教授（James A. Matisoff）在一起。



美国内布拉斯加州 (Nebraska) 授予戴庆厦教授荣誉公民称号。



戴庆厦教授 1990 年赴美国访问世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的电脑语言学中心时，与一些专家交谈。（左一为前秘鲁总统）

戴庆厦教授 1993 年与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校长（左二）商谈两校合作之事。







戴庆厦教授陪同  
美国语言学代表团访  
问云南红河州哈尼族  
山寨。

2001年至2003年，  
戴庆厦教授两次深入云南  
边境调查濒危语言——  
仙岛语。



2003年戴庆厦教授  
深入广西毛南族村寨调查  
毛南语的语言使用功能。

## 目 录

分析型语言的名量词 .....	吴安其 (1)
量词与汉藏语名词的数量范畴 .....	张 军 (14)
藏缅语数量短语从 CN 到 NC 型的 演变机制 .....	杨将领 (29)
藏语安多方言中的量词 .....	多杰东智 (47)
从景颇语和彝语的量词短语看名词 短语的指涉特征 .....	顾 阳 巫 达 (55)
萌芽期量词的类型学特征 ——景颇语量词的个案研究 .....	戴庆厦 蒋 颖 (90)
论凉山彝语的“名+(数)+ 量+su <sup>33</sup> ”结构 .....	刘鸿勇 巫 达 (104)
彝语与缅语类别量词的语义比较 .....	胡素华 沙志军 (126)
论纳西语拷贝型量词的语法化 .....	木仕华 (141)
拉祜语的反响型量词 .....	李 洁 (166)
仙岛语的量词 .....	王朝晖 (182)
浅淡白语的名+量结构 .....	王 锋 (194)
白语名量词的语义及结构特征 .....	赵燕珍 (209)
语言接触中的土家语量词 .....	田 静 (227)
略论壮傣语支的量词 .....	覃国生 (244)
居都佬佬语量词与汉语量词 对比分析 .....	李 霞 李锦芳 姜莉芳 (254)
壮语物量词的类型和功能 .....	韦 达 (270)



语言接触中的连山壮语量词 .....	刘力坚 (278)
毛南语的量词短语 .....	张景霓 (296)
苗瑶语量词的类型学特征 .....	李云兵 (309)
湘西苗语与汉语个体量词“个”	
用法比较 .....	杨再彪 (334)
湘西苗语量词 .....	余金枝 (343)
汉语个体量词“只”语义范围的方言比较	
——兼与非汉语亲属语言比较 .....	罗自群 (358)
关于量词能否重叠的问题 .....	张文国 (373)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量词 .....	孙 艳 (387)
论甲骨文、金文的反响型量词	
——兼与藏缅语比较 .....	蒋 颖 (409)
《左传》个体量词分析 .....	吴 铮 (426)
襄樊方言量词及其特殊用法	
——兼与普通话相比较 .....	闻 静 (434)
方言词“疙瘩”表现出的量词特征 .....	马 彪 (447)
哈萨克语的量词问题 .....	张定京 (460)
朝鲜语量词 .....	黄玉花 (475)
汉朝语数量短语的形式及语义比较 .....	金海月 (488)
附录一：“首届汉藏语系专题（量词）研讨会暨庆祝 戴庆厦先生从事民族语文教学研究五十周年 座谈会”综述 .....	(506)
附录二：戴庆厦先生简历 .....	(511)
附录三：戴庆厦先生论著目录 .....	(514)

# 分析型语言的名量词

吴安其

**提要：**文章以汉语名量词的发展为例，结合其他语言讨论分析型语言量词发展的历史和功能。量词需求的动因是，名词从非分析形态进入分析形态冗余度降低，需要信息的补充。数量名或名量数结构中的量词结构上从属于数词，在语义上受名词的制约，对名词起标记作用。分析型语言中量词可进一步演变为名词其他形式的标记。

**关键词：**分析型；量词；结构

量词发展比较充分的语言通常有两类不同的名量词。一类是度量衡等单位量词，另一类是用来表示各种名词代表的事物的状态和形式的量词。各种语言都有度量衡、货币等单位词，表名词的状态和形式的量词在分析类型语言中比较发达。两类量词有类似的构词功能。本文中称名词、数词和量词构成的结构为“名数量”结构，数词、量词和名词构成的结构为“数量名”结构。

## 一、量词的范畴

分析型的语言通常可以在词类中划分出量词这一范畴。目前汉语界的语法理论多为在传统语法的基础上吸收系统功能语法派的某些理论形成的。汉藏语其他语言的语法框架以传统语法为



主，也有吸收转换生成语法、形式语法理论的流派。国内汉藏语的传统语法在词类的划分上多以词所表达的意义为理据。由于研究的平台不同，很难取得一致的意见。汉语功能派的理论可作为我们讨论汉藏语及其他语言量词的基础。国内的汉语功能派不太注意汉语的形态，主张根据分布来划分词类，<sup>①</sup>多舍弃功能语法学派有关结构层次的理论。<sup>②</sup>如汉语的不同方言中，形容词的标记、名词的属格和动词的名物化标记相同，传统语法称之为“结构助词”。这个“结构助词”书面语中写成“的”。包括汉语在内的汉藏语系的多数语言是以分析形态为主的语言，但在不同的范畴中仍存在着不同的形态形式。

语言是线性的信息结构，有词法和句法两个不同层面的结构。词汇单位的关系可以用三种方式来表达：1. 语法语素；2. 语序；3. 词汇语素的结构模式。词法范畴中具有一定共性的词的聚类就是词类。分析型语言的量词是数词的修饰成分（或是数词修饰量词），构成数量或量数结构。

分析型语言的数量结构中间不能插入其他成分。“一大包米、一大桶水”这样的结构中“大包、大桶”与“小包、小桶”一样，都是临时的量词。<sup>③</sup>数词和集体量词构成的数量结构中插入成分应解释为量词的变异。

---

① 郭锐在他的论文《汉语词类划分的论证》（《中国语文》，2001年第6期）中把词类的语法意义归结为“语言的表义模式”。

马庆株“语义语法”批判了旧的语义语法，主张以词的搭配“语义”为依据划分词类（参见马庆株：《汉语语义语法范畴问题》）。

② 胡明扬先生在他的文章《现代汉语词类问题考察》（《中国语文》，1995年第5期）中认为：“词类只能根据句法功能来划分。”“典型的句法功能特征或分布特征应该包括句子成分功能和短语组合功能。”

③ 洪波：《汉语类别词起源初探》；收入《坚果集——汉台语锥指》，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 二、非分析型语言的量词

阿尔泰语系的粘着型语言量词较少。如锡伯语中有表示集合的量词, adun “群”, om (一) adun (群) iXan (牛) “一群牛”。数词可直接与表示个体的名词结合构成数名结构。如, susai (50) Xonin (羊) “50 只羊”。

维吾尔语“一盘拉面”, 有两种说法:<sup>①</sup>

leymen-din bir teXse

拉面 (从格) 一 盘 (维吾尔语从格相当于印欧语的离格)

bir (teXse) leymen

一 (盘) 拉面

前一种说法是后起的, 后一种说法的语序可追溯至早期的书面语。

印度尼西亚语是 SOV 语序的粘着型语言, 量词称为“助数词”(nama bilangan pembatau)。因为印度尼西亚语量词(助数词)的出现也是强制性的。

印度尼西亚语名词的数和性以分析形态表示。数词修饰名词表示不同的类。助数词(量词)相当丰富。buan 是表示“山、房子、国家”的助数词, batang 表示长而圆形的东西, helai 指薄的东西。助数词构成的结构, 如:

sepuluh orang orang tionghoa 十个中国人

十 人 人 中国

lima ekor ikan 五条鱼

五 尾 鱼

<sup>①</sup> 突厥语学者赵明鸣提供。



印尼语名词加中缀可派生出类称名词，如 tali “绳子” /te-ma-li “绳索”等。不用派生法构成名词的复数。

而台湾的南岛语较少使用量词。如阿眉斯语（阿美语）是VSO语序的粘着型语言，名词的主格、属格和宾格用助词来表示。数词和名词与助词构成量名结构。如：

ta-tulu-aj ku firi 三只羊  
三（助）羊

a-nəm-aj a kulur 六头牛  
六（助）牛

景颇语是粘着形态为主的语言，量词不很发达，量词构成名量数结构。如：

ŋa<sup>33</sup> kum<sup>31</sup> mji<sup>13</sup> 一头牛 n<sup>33</sup>ku<sup>33</sup> tum<sup>33</sup> mji<sup>33</sup> 一粒米  
牛 头 一 米 粒 一

该语言仍保留着成音节的前缀结合词根构词的特点。故量词修饰数词以这样的形式出现。如：<sup>①</sup>

fat<sup>31</sup> lā<sup>55</sup> nap<sup>55</sup> mji<sup>33</sup> 一撮饭  
饭 撮 一

sum<sup>33</sup> pan<sup>55</sup> ta<sup>31</sup> khjap<sup>31</sup> mji<sup>33</sup> 一幅布  
布 幅 一

景颇语个体量词较少，表示数量时大部分个体量词可以不用。<sup>②</sup> 达让僜语也和景颇语一样量词可构成名量数结构。其他语言中名量数这种结构较少见。

大体上，分析型语言中量词的出现是强制性的，粘着语中量词的出现往往是非强制性的。

① 戴庆厦、徐悉艰：《景颇语词汇学》，第237、238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② 同上，第230页。

### 三、不同发展阶段的数量结构

#### (一) 汉语量词发展的历史

汉语有 3000 多年的文献积累，从文献和不同的方言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汉语量词整体的发展史和各种量词的演变历史。

殷商卜辞中汉语只有“人”、“朋”等较少的几个非反响型量词。这一时期通常直接用数词与名词结合表示名词的数量。数词可置于名词前也可置于名词之后。如：

甲戌卜贞翌乙口于祖乙三牛。(陈 30)

壬申卜贞王田口往来亡灾隻白鹿一狐二。(前 2.29.3)<sup>①</sup>

甲骨文献中少数情况下还出现“羌百羌”、“狐十又五狐”这样的形式，直接用相同的名词作为量词，这在现代藏缅语中仍常见。从量词个体看，“反响型”或称为“拷贝型”是量词的初始形式，但拥有这一类量词的语言不一定就是量词萌芽状态的语言。如白语和独龙语不但有反响型量词，其他形式的量词也很丰富。

西周和春秋时代，汉语量词和数词构成的结构放在被修饰的名词后面。如，“孚戎车百乘一十又七乘。”(多友鼎)“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诗经·魏风·伐檀》)这种结构与度量衡等单位词构成的名数量结构相同。不过上古时期最为常见的仍是数词直接修饰名词的结构。

春秋以后汉语的数量结构逐渐前置于名词，到了中古以后数

<sup>①</sup>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第 78、1080 页，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 年版。

量名词序成为汉语的正常语序。汉语量词的大量出现是在汉代以后。<sup>①</sup>

“枚”是汉代可用于不同名词的量词，“块”通行于南北朝。“个”，汉代是专指竹子的量词，到了近现代汉语中，意义泛化，成为可与不同名词结合的量词。

量词在它丰富的阶段，除了名词，其他词类的词也能成为量词。汉语的“辆”（来自“两”）、“双”来自数词，“撮”、“堆”来自动词。

量词的发展伴随着量词数量的增加和通用性量词的出现。如汉语的“枚、个、种”等。“个”和“种”还可以用于抽象的概念。

## （二）白语等分析型语言的量词

现代白语是 SVO 语序的分析型语言。较早前，白语应与大多数藏缅语一样，是 SOV 型语言。白语的量词通常可以构成名数量结构，如同较早前的汉语。如剑川白语，ji<sup>55</sup>（衣）α<sup>31</sup>（一）khu<sup>55</sup>（件）“一件衣服”，ŋe<sup>45</sup>（鞋）α<sup>31</sup>（一）tɕi<sup>33</sup>（双）“一双鞋”。<sup>②</sup>

白语的名词“可分为受量词修饰的和不受量词修饰的两大类”。<sup>③</sup>这相当于名词可区分为可数和不可数两类。白语的可数名词在定指时都带有“量词”。如：ji<sup>21</sup>（人）kē<sup>55</sup>（个）“人”，thu<sup>33</sup>（路）tɕv<sup>44</sup>（条）“路”，mi<sup>55</sup>ŋua<sup>55</sup>（月亮）phī（个）“月亮”，xē<sup>55</sup>（天）tshu<sup>44</sup>（个）“天”。在这些可数名词之后量词已经成为名词的后缀。若表复数，可用数词与量词的数量结构修饰

① 王力：《汉语史稿》（中），第 236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版。

② 徐琳、赵衍孙：《白语简志》，第 31 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 年版。

③ 同上，第 13 页。